

芙蓉谷

姚碧波

黄山北麓，芙蓉谷有着浩大和辽远。像峡谷之上的天空，澄明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

在时光深处，芙蓉谷静寂。而背后的黄山缄默着。此时阳光汇聚过来，像金色的翅膀，落满峡谷。

阳光落在万物之上，也是静谧的，这让静寂的峡谷更静寂。季节的腹地，万物以各自方式打开。

日升、日暮，在时间的包围中，峡谷里有我最初梦想，草木、流水，绿得一如既往。

芙蓉谷，这条大峡谷是神秘的，神秘无处不在，令我向往，鸟一样飞临。

比草木年长，比动物年长，比所有生命都要年长的，那就是峡谷，有了峡谷才有了谷中的一切。

峡谷中，群峰是手臂，怪石是玩具，森林是躯体，碧潭是灵魂，这些让人沉迷，把人引向更迷人的深处。

山色空蒙，植物与泥土分享阳光和水分，清新的生命，给峡谷注入生机，这里有大自然的丰饶和世人所不知的欢愉。

鸟鸣三五声，清脆而又圆润，在峡谷里回荡，让空旷的峡谷更空旷。万物都融入鸟鸣中，无声无息。

在这里，时光要缓慢很多，就像峡谷里的青苔，在古老的石头上，缓慢地生长。

春风浩荡，吹过十公里峡谷。春之谷，在春天里如期醒来，流水、泥土、草木和石头被唤醒。

春天在峡谷落地生根，满眼都是生命，花开，虫鸣，水流。更多美好的事物，在春天萌发。

那100多个池潭，形态各异，碧如翡翠，波光闪烁，斑斓纷呈，娇艳如盛开的芙蓉，构成峡谷美妙的奇观。

在池潭边，偶有小瀑垂悬，流玉飞珠，像雾般飘逸，有着春水的神韵，让峡谷多了几分浪漫。

有十万只蜜蜂在峡谷里飞翔，有十万朵幽兰在峡谷里开放，那是春天的精灵，是大自然馈赠给峡谷的。

嚼萝卜

程耀恺

春立于冰雪渐渐之时，正所谓“春打五九头，雪水满地流”。《月令七十二集解》：“立春，正月节，立，始建也。五行之气，往者过，来者续。于此而春木之气始至，故谓之立也。”也有人说“立”者，立此存照，打个招呼而已，春还在冰雪中静静地培育着。

民以食为天，天之气始方，地之气始发之际，人巧妙地以“食”作为应答。故唐人始作春饼，并以萝卜等调制“春盘”。吃春饼、春盘历来称作“咬春”。为何用这“咬”字？古人常说“咬得草根断，则百事可做”。“咬”是努力与坚韧的象征，包含了对平安、健康，以及丰衣足食的期盼。

“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劳先生开药方”大概就是立春嚼萝卜的健康考量吧。萝卜介乎水果与蔬菜之间，生熟皆可口。《本草纲目》称萝卜生吃“大下气，消谷和中，去痰癖，肥健人”。在李时珍的眼里，萝卜也是药。

一年中萝卜最风光的时刻，独在立春，这一天，因为调制“春盘”的缘故，萝卜不可或缺。小时在汤庄，立春这天，家里会准备萝卜、生菜，以及葱、蒜、芥、姜、韭等，拼成春盘。如果没有生菜，仅有萝卜也是可以的。清代有一首《咬春诗》：“暖律潜催腊底春，登筵生菜记芳晨。灵根属土含冰脆，细缕堆盘切玉匀。佐酒暗香生匕箸，加餐清响动牙唇。帝城节物乡园味，取次关心白发新。”诗中的“生菜”，并非当今菜场里叶片宽大脆嫩的生菜，从第二联的

美统治着峡谷，统治着峡谷里的万物，和流淌的光阴一起，每天演绎着美。那是中国式的山水画，在天地间呈现着。

万物出现在峡谷，都是神的安排，依次展开，那些生长或者静止的，构成庞大的自然，令人敬畏。

如此和谐。美的风景是绵延、起伏的，美还将绵延下去，就像草木的芬芳，在峡谷里漂浮，就像神那样存在着。

峡谷中那些亮色的，是我心中的美。我看到经纬的坐标上，辽阔的美，正在覆盖无限的时光。

山川之美，尽在黄山。峡谷之美，尽在芙蓉。芙蓉谷的美是望不尽的，哪怕耗尽一生。

如此让人流连。我想在清晨或黄昏，独自坐在峡谷里，倾听花儿，以及万物无声的语言。

峡谷的气息，大而美，让我沉浸其中，让我成为一块石头，在这里驻守，扎根。

让峡谷里的水，流过我的身体，忘记尘世，用心去拥抱，去静观峡谷里那些深藏的秘密。

在峡谷里，我要保持沉默和清醒，就像石头的沉默，草木的清醒，有着无限的，无限的沉默和清醒。

朴素的植物，卑微的虫鸟，池潭中的鱼，我想与它们对话，倾听它们置身峡谷的真实感受。

登高望远。独坐黄山之巅，眺望峡谷，让更大的辽阔和寂静，在我的体内藏起来。

一切满满的。那些细小的让人心动的光芒，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，依然深藏在峡谷里，像深藏不露的神。

这些精致的景象，触手可及，犹如梦想，充满着奇迹，带给我更多的愉快。

面对峡谷，我要让自己谦逊，要让灵魂贴近阳光，贴近那些落在峡谷间的金色。

金色的峡谷，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和活力。一切应有尽有，我会爱上这峡谷，像爱上蔚蓝的大海，一往情深。

的描述，可以断定为“生萝卜”，“细缕、堆盘、切玉匀”，仪式感充分显示出来。仪式感是成人的礼数，孩子们却不管这些，取一块生萝卜，洗干净，一剖四瓣，分而大嚼，一瓣不够味，再来一瓣。嚼罢出门，引春牛而击之，此即“打春”。

萝卜为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或两年生草本。萝卜的根，分为须根与直根，我们食用的，是它的直根。萝卜的叶子，嫩时可食，老则弃之。萝卜的品种繁多，有个头大的青萝卜、白萝卜，还有红色圆形的樱桃萝卜，甚至有皮黑的黑萝卜与绿皮红肉的“心里美”。江淮间有句农谚：“头伏萝卜末伏菜，中伏养麦熟得快。”伏天种的萝卜，生长期约90天，收获后，多拿来制作萝卜干或酱菜。另有一种叫冬萝卜的，九月播种，生长期100天以上，只要气温保持在-2℃以上，可以一直放在地里，随吃随拔，各地“咬春”用的萝卜，便是这种。

萝卜在《诗经》里称作“菲”。《邶风·谷风》：“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。”说的是：采来蔓青与萝卜，再把须根全抛光。《小雅·信南山》：“是剥是菹，献之皇祖。”意思是：削皮切块腌渍成咸菜，奉献给伟大的先祖。萝卜在《齐民要术》里，地位不显，附在芜菁之后，略作介绍。唐人开始重视萝卜，《山居要术》强调：“种萝卜，须肥良田，软沙地。”立春嚼萝卜之俗，大约发端那个时代吧。宋代的萝卜，尤其太湖流域出产的白萝卜，水分足，微甜，遂成为贡品。明代之后，青萝卜主产于北方。青萝卜略带辛辣味，迎合了北方人的胃口。

至于胡萝卜，据《本草纲目》称：“元时始自胡地来，气微似萝卜，故名。”其实，二者风马牛不相及，胡萝卜系伞形科胡萝卜属一年或两年生草本。



冰河世界 陈勇钊 摄

春立蔓起

徐 斌

正月初六，天气转晴，阳光穿过淡薄的云层，带着丝丝缕缕的暖，洒向菜地。菜地里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顺田沟走，土有些潮湿，黏着鞋底，走几步，用铲子铲一下。掐青菜蔓，清炒，茎叶碧绿，汁如茶汤。蓦然想到短语“春立蔓起”，便拿来做了题目。

紫菜蔓也起蔓，星星点点黄花。紫色的茎秆直直地挺立着，顶端缀着鲜嫩的叶片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

掐菜蔓时，指尖触碰到脆嫩的茎，轻轻一折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清新的菜香瞬间溢出。断面渗出些许晶莹的汁液，仿佛是积蓄了一冬的生命力在这一刻迸发。

芫荽的叶子小巧而精致，散发着独特的香气，一丛丛地簇拥在一起，嫩绿嫩绿的，充满生机。豌豆头的藤蔓相互缠绕，嫩绿的新芽努力地向上生长，仿佛在探寻春天的奥秘。芹菜的茎秆粗壮，叶片翠绿欲滴，每一片叶子都像是被大自然精心描绘过。菠菜则是一片深绿，叶片厚实，在阳光下闪烁着光泽。

韭菜和人参菜的老根泛着淡淡的红色，像是岁月留下的印记，又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蓬勃生长积蓄力量。过不了几天，它们就会在春风的轻抚下迅速长大，为这片菜地增添更多的绿意。

小油菜虽然因为冬来少雨，还有些泛黄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春雨一到，它们就会立刻返绿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俗话说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春到底以什么为标志呢？或许，就以立春为标志吧。毕竟，节气本就是农耕文化的产物，而立春，恰好意味着农耕的开始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每一个节气都有着独特的意义，每一次播种与收获，都承载着农民对生活的希望。

春立起来了，菜蔓立起来了。在这新的一年，我期待着这片菜地能收获满满的绿意与生机，更期待着生活也能如这春日的菜地一般，充满希望，蓬勃向上。所谓春立蔓起，希望萌动。

想到两首“立春”诗。杜甫：“春日春盘细生菜，忽忆两京梅发时。盘出高门行白玉，菜传纤手送青丝。巫峡寒江那对眼，杜陵远客不胜悲。此身未知归定处，呼儿觅纸一题诗。”王十朋：“巫峡逢生日，夔州见立春。行年五十五，羞作戴花人。”

杜诗有两个“菜”字。诗圣有很深的乡村经验和情结，应该也种过菜。王诗中有“戴花人”，宋时风俗，男女都戴花，搁现在丑死个人。那时，徐競、杜默、张孝祥都戴，笑容可掬。风俗也在不断变化。三位都是乡贤，都是吾乡的骄傲。

展眼向南，麦苗青青。突然响起哗哗的声音，数百喜鹊从麦地飞起，越过平房和树林，直上蓝天。鸟鸣悦耳动听，把诗情引向碧霄，如刘禹锡的诗。

正月初六，六六大顺。引用朱自清的《春》：“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，从头到脚都是新的，它生长着。春天像小姑娘，花枝招展的，笑着走着。春天像健壮的青年，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，领着我们向前走。”祝所有的朋友春立蔓起，万事如意。

